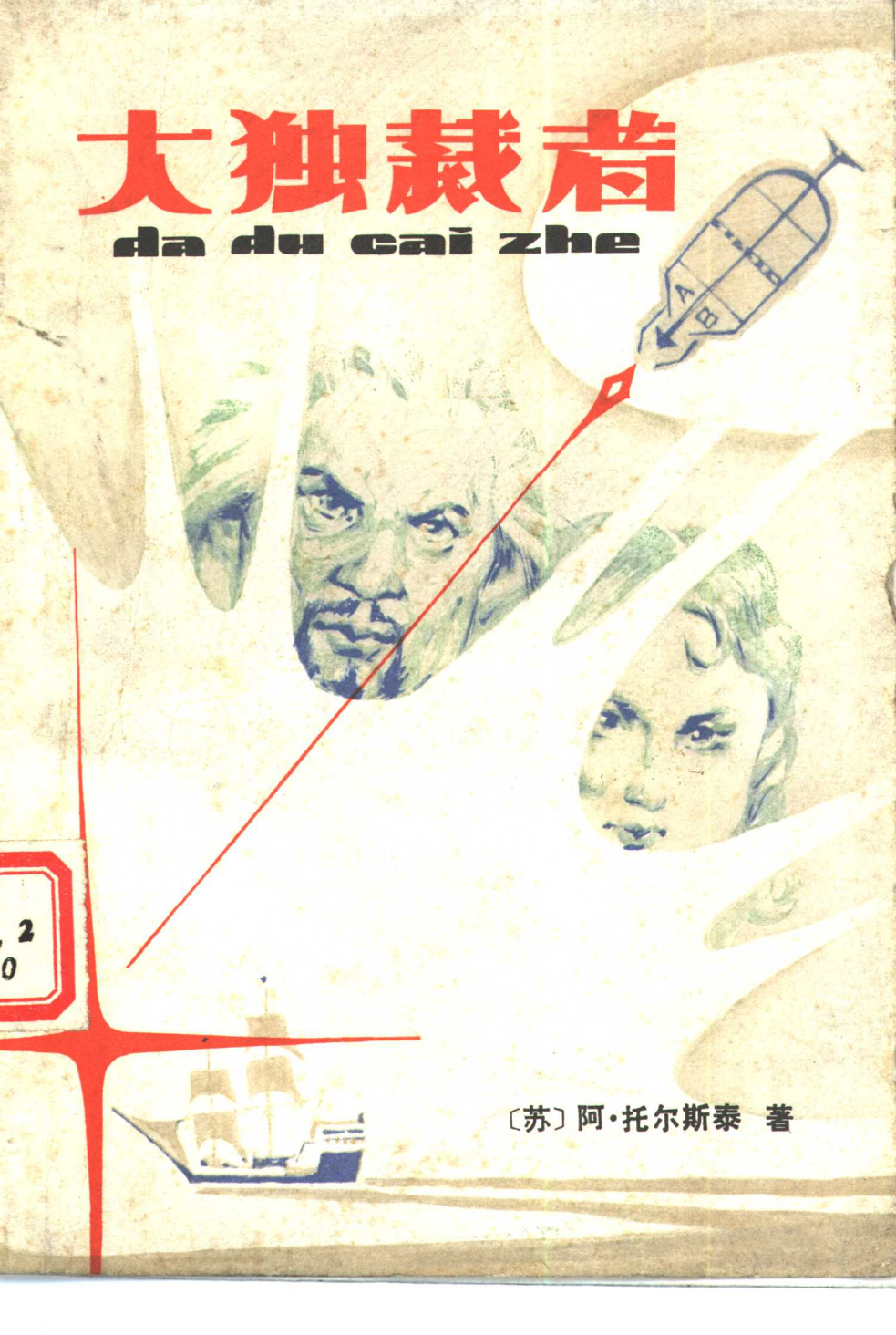


# 大独裁者

da du cai z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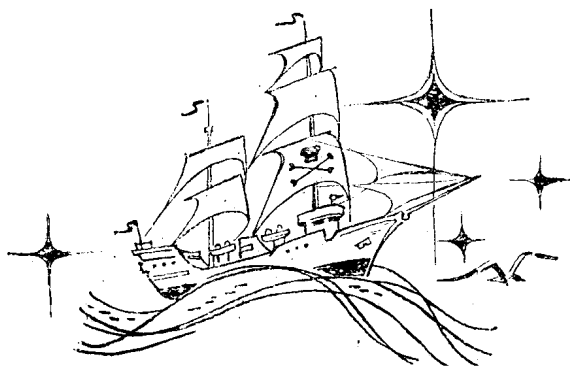


〔苏〕阿·托尔斯泰 著

# 大 独 裁 者

〔苏联〕阿·托尔斯泰著

王忠亮 王育伦 译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ГИПЕРБОЛОИД ИНЖЕНЕРА ГАРИНА

---

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阿列克赛·托  
尔斯泰文集第四卷译出

**大独裁者**

(原名《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

〔苏〕阿·托尔斯泰著

王忠亮 王育伦 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3,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700 册

---

书号: 10100·542 定价: 0.72 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 主要人物表

1. 彼得·彼得洛维奇·加林（化名彼扬科夫—彼特凯维奇和彼耶尔·加利）——俄国工程师，双曲线体的发明者，后为大独裁者

2. 卓娅·蒙罗丝（化名拉莫莉）——俄国流亡者，罗林格和加林的情妇，后为黄金岛女王

3. 罗林格——美国百万富翁，化学大王

4. 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塞里卡——苏联列宁格勒侦缉局侦缉人员，共产党员

5. 达拉什金——苏联列宁格勒划船俱乐部斯巴达克团团员，塞里卡的助手

6. 谢苗诺夫——俄国流亡者，卓娅和罗林格所雇用的走狗

7. 斯达西·得可林斯基——波兰人，曾做过加林的助手，后为罗林格效命

8. 杨辛——挪威人，亚利桑那号游艇的船长

9. 苏保金——流亡法国的白俄将军，后为黄金岛禁卫军首领

10. 阿列克赛·谢明诺维奇·赫雷诺夫——俄国物理学家

11. 亨利·沃尔夫——德国物理学家

12. 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曼采夫——俄国地质学家，加林的同伙

13. 伊万·古谢夫——俄国流浪儿

巴黎的企业界人士本季节都是聚集在华丽饭店进早餐的。在这里，除了法国人，还可见到来自各国的企业界人士。他们在杯觥交错之中进行贸易洽商，伴着乐队的音响，酒瓶塞的砰砰声，女人们的喋喋笑语，订立各种契约。

豪华的休息厅里铺着贵重的地毯。在大厅的玻璃转门旁，有一个高身材的男人在威严地踱着步，他那银白色的头发和剃过胡子的刚毅的脸使人回忆起法兰西光荣的过去。他身穿宽大的燕尾服，腿上套着长筒丝袜，脚着带扣的漆皮鞋，胸前挂着一条银链。这是负责门卫工作的领班，是经营这家华丽饭店的股份公司的精神化身。

此时他背着他那青筋累累的双手，走到落地玻璃窗前，瞧着正在忙用餐的顾客们，在餐桌间放有栽在绿色木槽里的鲜花和棕榈树。他现在的样子宛若一个隔着鱼缸研究鱼缸里植物和昆虫的教授。

女人们风流艳丽，无可挑剔。年轻的卖弄俊俏，频送秋波；眼睛天蓝色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长着黑夜般眼睛的是南美女人，有淡紫色眼睛的是法国人。年纪大一些的女人用独特的装饰来挽救已凋落的姿色，象在菜肴上格外多加了一些辣料。

对女人们是无可指责的。然而，领班对那些在餐厅里坐着的男人们却不以为然。

这些花天酒地的家伙肥头胖脑，个子不高，毛茸茸的手指上戴着一颗颗宝石戒指，面颊肿胀得用剃刀都难以剃刮。

他们在战后是从什么草窝窝里爬出来的呢？

他们从早晨忙到晚上，从晚上又忙到早晨，碌碌庸庸，嘴巴不停地喝着各种饮料。毛茸茸的手指在抓钱，钱，钱……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美国，来自这个黄金没膝，但又打算廉价购买整个善良，老朽的世界的该诅咒的国家。

## 二

一辆红木车身的长型轿车——罗丽斯—劳依斯毫无声息地驶到旅馆门口。领班慌忙地跑向那扇转门，他胸前的银链摇晃得丁当作响。

先进来的是一个脸色黄中泛白的男子，个子不高，下巴颏儿蓄着一撮剪得很短的黑胡子，肉呼呼的鼻子，鼻孔大大的。他身穿一件肥大的长外套，头戴圆顶礼帽，帽檐紧压眉梢。

他停下脚步，嘴里喃喃着，等候着他身后的女伴。那女人正在跟一个从入口处的圆柱后面跑出来迎接汽车的青年男子讲着什么。她对那人点了一下头之后便穿过转门走了进来。这个人是蜚声巴黎的最时髦的女人之一卓娅·蒙罗丝。她上身穿的是一件白色呢质西装，两只袖筒上从肘至腕装饰着黑猿的长毛。她戴的那顶小呢帽是著名的科洛<sup>①</sup>产品。她的举止既矜持又轻佻。她面貌秀美，体型苗条，高挑个儿，长脖颈，嘴儿不大，鼻子略微翘起。她那两只蓝灰色的眼睛看来有些冷冰冰的，但又满含着温情。

“我们在这儿用午餐吗，罗林格？”她向戴礼帽的人问道。

---

<sup>①</sup> 科洛：地名，在阿尔及利亚，位于东经6度，北纬36度。

“不，我跟他谈过话再去用饭。”

卓娅·蒙罗丝微微一笑，似乎并不计较这种生硬的回答。此时，那个在轿车旁跟卓娅·蒙罗丝谈过话的年轻人从门外跑了进来。他身着一件陈旧的外套，没有系扣子，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和一顶软帽。他的脸上长满雀斑，表情紧张。几丝稀疏坚硬的胡须好象贴在嘴唇边似的。看样子，他打算伸手问好，可是罗林格并未把手从外套中抽出来，而是用生硬的口气说道：

“您晚了一刻钟，谢苗诺夫。”

“我耽搁了……也是为了我们的事情……非常抱歉……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同意了……他们明天去华沙……”

“如果您再这样向整个旅馆吼叫，就叫人来把您赶出去。”罗林格说，用毫无善意的浑浊目光凝视着他。

“请原谅，我小声说，……在华沙，一切都准备妥了：护照、服装、武器等等。四月上旬他们越境……”

“我现在和蒙罗丝小姐去用午餐，”罗林格说，“您到这几位先生那儿去，告诉他们我打算今天五点钟见他们。不过得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心怀鬼胎，想欺骗愚弄我，我就送他们进警察局……”

这段谈话发生在一九二×年三月初<sup>①</sup>。

### 三

列宁格勒。黎明时分。在划船学校的浮栅附近，克列斯塔夫河上有一只双桨木船靠了岸。

<sup>①</sup> 三月初：此处原书为五月（Ма́й），但从上下文及全书故事情节发展来看，应为三月（Ма́рт），恐系作者笔误或印刷错误。

从船里走出两个人，在河边交谈了几句，说话的只是一个人，口气生硬，不容分说；另一个人眼睛望着黝黑的滔滔河水。在克列斯塔夫岛上的密林背后，透过青色的天幕，显露出点点霞光。

只见这两个人来到船上，弯下腰。火柴的闪光照亮了他们的脸。他们从船底掏出来几个包裹，那个未说话的人拿起这些包裹就躲进森林里去了，而那个说过话的人跳到船上，解开缆绳，慌忙地摇起桨来。划船人的身影在朝霞照射下的水面掠过，溶化在对岸的阴暗之中。一排细浪涌来，拍打得浮栅啪啪作响。

斯巴达克团团员<sup>①</sup>、双桨快速赛艇的后桨手达拉什金这天夜里在俱乐部值班。达拉什金，年轻力盛，又值春宵时辰，没有在睡眠中消磨自己那飞逝的岁月，而是坐在沉寂的水边浮栅上，两只手紧抱着双膝。

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可以用来思考，他在想些什么呢？他在想：这些连真正水味都嗅不出的该诅咒的莫斯科人，竟然连续两个夏天击败了划船学校，在单桨、四桨和八桨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这是令人痛心的。

然而运动员懂得，失败可导致胜利。这是其一。另外，散发着野草刺鼻气味和树木潮湿气味的春天的美妙黎明景致，也使达拉什金重新鼓起了勇气，准备在六月大赛到来之前进行必要的训练。

达拉什金坐在浮栅上看到了那只双桨船靠岸和离岸。达拉什金对生活现象向来是漠然处之的。可是这次有一件事却使他感到奇怪：这两个从船上登岸的人的外貌竟一模一样，

---

<sup>①</sup> 斯巴达克团：苏联的一种体育运动团体。



就象船上的两只桨一般。两个人个子一样高，穿着一样的宽大外套，戴着同样的软帽，而且帽子都低压在额头上，下巴颏上都蓄着山羊胡子。

在那个时候，在共和国内并不禁止面貌相似的两个人夜间外出，无论是陆行或是乘船都不限制。假如不是那天早晨坐落在俱乐部附近的白桦丛中、在窗户钉死的半倒塌的别墅里发生的那件怪事，达拉什金恐怕早就将这两个蓄着山羊胡子的人忘掉了。

#### 四

当太阳从洒在岛上灌木丛中的玫瑰色的朝霞后面升起时，达拉什金舒展了一下胳膊，把骨节弄得咯咯作响，接着便到俱乐部院子里去拾木柴。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篱笆门响了，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塞里卡推着自行车沿着湿漉漉的小道走进院来。

塞里卡是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肌肉发达，动作轻巧，中等身材，脖颈刚健有力，行动敏捷，处事稳重、谨慎。他在刑事侦缉局工作，为了全面增强体质经常从事体育活动。

“呶，达拉什金同志，怎么样？一切都正常吗？”他把自行车放在门旁问，“我到这儿来忙活忙活……你看，到处是垃圾，哎呀呀！”

他脱下制服上衣，卷起袖子，露出略嫌瘦削但肌肉发达的胳膊，开始打扫俱乐部的院子，院子里到处扔着修理浮栅时丢弃下来的材料。

“今天工厂的小伙子们会来，我们用一宿功夫就能打扫干净，”达拉什金说道，“我说，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您参

加六人桨比赛吧？”

“我还没拿定主意，”塞里卡一边推着柏油桶一边说，“从一方面来说，应该击败莫斯科人，而另一方面我又怕自己不能准时参加……我们被一件荒诞的案件缠住了。”

“又是匪徒集团的事吗？”

“不，更高一筹，是一件国际规模的刑事案件。”

“太遗憾了，”达拉什金说道，“若没这件事，我们一起参加比赛该多好。”

塞里卡走出院子，来到浮栅上，望着阳光照射着的粼粼的水波，然后敲了一下笊帚柄，低声把达拉什金叫过去：

“您知道谁住在附近那几座别墅里吗？”

“常有流浪汉住在那儿。”

“三月中旬没有人搬到这别墅来吗？”

达拉什金斜着眼睛望了一下闪着阳光的河水，用脚趾甲搔着另一只脚。

“您看，那个小树林里有一座窗户钉死的别墅，”他说道，“我记得，大约一月前，我看到那儿烟囱冒着烟。我们当时想，不是流浪汉就是匪徒。”

“您看见有人从那座别墅出来吗？”

“等一等，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我好象今天早晨还看见过。”

于是达拉什金向他讲述了今天早晨有两个人驾船停靠在这个沼泽岸边的事。

塞里卡不断“啊，啊”地应着，锐利的双眼眯起两道缝。

“走，领我去看看那座别墅，”他说着用手碰了一下挂在后腰皮带上的手枪皮套。

## 五

坐落在枯萎的白桦林中的这座别墅看来是很久无人居住了，门廊已经腐烂了，窗栅板上面又钉了些木板。阁楼上的窗玻璃破碎无存，屋角排水管破烂不堪，下面长着苔藓，窗台下生着野藜。

“您说得对，那里有人住，”塞里卡从后面察看了一下别墅后说。说罢他留神地围着别墅走了一圈。“今天到这儿来过……可是他们干吗非要从窗户进出呢？达拉什金，到这儿来，这儿可疑。”

他们迅速地走到门廊旁。门廊台阶上可见到一些脚印。门廊左侧的窗户上有一块栅板斜挂在那儿，是新揭下来的。窗户朝里面敞开着。窗户下的湿沙子上面又有一些脚印。其中一些脚印很大，看来是个体重不轻的人留下的，还有一些脚印比较起来小而窄，脚尖朝里。

“台阶上的脚印与这个不同，”塞里卡说道。

他向窗子里望了一眼，悄悄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叫道：“喂，大叔，您的窗户敞开了，没丢什么东西吗？”没人应声。从半阴暗的房间里散发出一种甜渍渍的难闻的气味。

塞里卡又提高声音叫了一次，然后爬上窗台，掏出手枪，轻巧地跳进房间。达拉什金随着也爬了进去。

第一间房间是空的，脚下到处扔着破砖头，堆着石灰，撒着报纸碎片。半启的门通向厨房。这里，在炉台的生锈的铁罩下面，在桌子上，在板凳上放着几只煤油炉、磁质坩埚、玻璃曲颈瓶、铁蒸槽、圆铁罐子和锌匣子。有一只煤油炉子还在滋滋响着，火刚熄灭。

塞里卡又叫了一声：“喂，大叔！”然后摇摇头，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里边房间的门，那个房间半明半暗，从窗隙射进的扁平光线在房间里留下了片片光明。

“他在这儿！”塞里卡说道。

在房间深处的一张铁床上仰卧着一个人。他穿着衣服，两只手背向脑后，被绑在床架上，两只脚用绳子捆着。胸口处的上衣和衬衫已被撕破。他的头不自然地仰着，下巴颏上的山羊胡子朝上翘着。

“呀，您看，”塞里卡看着那把从乳头插进去，一直插到刀柄的芬兰刀说，“他们是怎样对待他的……拷问过……您看……”

“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这就是那个坐船来的人。他被杀不到一个半小时。”

“您在这儿放哨，什么也别动，什么人也别放进来，您听见了吗，达拉什金？”

几分钟过后，塞里卡从俱乐部打出一个电话：

“向各车站派出执勤队……检查所有旅客……派出执勤队到各旅馆去。查明今晨六至八时回旅馆的人。给我派一名侦缉员带一条警犬来。”

## 六

在警犬未来前，塞里卡从阁楼开始对整个别墅进行了仔细检查。

到处都堆积着垃圾、碎玻璃、壁纸碎片、生锈的罐头盒子，窗口挂着蜘蛛网，墙根、屋角生着霉，长着蘑菇。看来，这座别墅从一九一八年起便被弃置了。住过人的只有厨房和

有铁床的那间房间。没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迹象。除了在被害者的口袋里找到一块法国白面包和一小块茶肠外，再没发现任何食物残渣。

这些人到这里不是为了居住，而是来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便是塞里卡在搜查后做出的第一个结论。对厨房进行检查表明，有人在这里试制过某些化学制剂。塞里卡研究了火炉罩下面的几堆灰烬（显然在这里进行过化学试验），翻阅了那里的几本页角被折叠了的小册子，又做出了第二个结论：受害者从事的至多不过是一种焰火制造术。

这种推论使塞里卡进入了死胡同。他又搜查了一遍被害者的衣服，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于是他又从另一方面来考虑问题。

窗旁的脚印表明凶手是两个人，他们是冒着受害者反抗的危险越窗而入的，因为别墅里的那个人不会听不见窗栅板揭掉的声音的。

这说明凶手千方百计地要么想要弄到某种极其重要的东西，要么就是为了将别墅里这个人置于死地。

进一步来判断：假如他们只不过是想要置他于死地，那么，第一、他们可不必如此费周折，譬如可以埋伏在来别墅的路上伺机谋害；第二、受害者死于床上的状态说明他们曾对他进行过拷打，他并未立即被刺死。这说明凶手们想从受害者口中得到什么，而他不肯说。

他们能从他那里弄到什么呢？钱？很难想象，一个人夜里到一座弃置的别墅里从事焰火制造术会随身携带巨款。更有说服力的倒是凶手想要知道与受害者夜间从事的活动有关的某种秘密。

这种思路引导塞里卡重新对厨房进行了检查。他把靠墙

的几只箱子挪开，发现一个通向地窖的方形洞口，这种地窖通常都设置在别墅厨房的地板下面。达拉什金俯卧在地，点着一支蜡烛头，照亮了这个潮湿的地窖，塞里卡小心翼翼地顺着已开始腐烂了的溜滑的木梯向下走去。

“快带着蜡烛到这儿来，”塞里卡在暗处喊了起来，“他的真正的试验室原来在这里呢。”

地窖占据着整个别墅的地下面积：靠着四面砖墙排着一些用木桩交叉架起的木桌，摆着瓦斯烧瓶、小型电滚和发电机、玻璃池子（通常用来进行电解用的那种）、钳工工具。桌子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灰烬……

“他是在这儿从事他的研究的，”塞里卡有些困惑不解地说，眼睛审视着倚着墙伫立着的一些粗木杆和薄铁片。木杆和铁片上有许多地方洞痕累累，有些还被切为两断，断面和洞边留有烧灼和熔化的迹象。

在一块直竖着的柞木板上，有洞眼，这些洞眼的直径有十分之一毫米，好象是针扎的一般。在木板中央显出几个大字：“彼·彼·加林”。塞里卡把木板翻转过来，背面现出的是这几个字的反写：不知用的是一种什么方法将这个签名从这块三英寸厚的木板上烧穿过去的。

“哼，你这个鬼东西，”塞里卡说道，“不，彼·彼·加林在这儿从事的不是什么焰火制造术。”

“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这是什么东西？”达拉什金拿着一个东西问。这是一个圆锥形的物体，高有一英寸半、底部约一英寸左右，是由一种不知名的灰色物质压制而成的。

“您从哪儿找到的？”

“那儿有满满一箱子。”

塞里卡把这个圆锥体翻来覆去看了看，闻了闻，然后放

在桌子边上，划根火柴从侧面插过去后，立即走到地窖另一角落。火柴燃过后，圆锥体发出刺眼的青白色的火光。燃烧了约五分钟，无烟，几乎无味。

“我劝您下次可别进行这种试验了，”塞里卡说道，“这种圆锥体可能是一种瓦斯燃体。若真是这样，我俩便出不了这个地窖了。很好，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可做如下的结论：第一，此次凶杀不是报仇或抢劫；第二，可以确定被害者的名字彼·彼·加林。暂时就这些。达拉什金，您可能提出异议，说彼·彼·加林也许是划船走了的那个人。我不那么想。木板上的名字是加林自己写的。这从心理上来说是清楚的。比方说，是我发明了某种类似的奇妙玩意儿，那一定欢喜若狂地把我自己的名字写上，而决不是写您的名字。我们知道，死者在实验室里工作过；这就是说，他就是发明家本人——加林。”

塞里卡和达拉什金爬出地窖。他俩点上香烟，坐在门廊台阶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等待着带着警犬的侦缉员的到来。

## 七

邮政总局国外电报接收窗口伸进一只微红的胖手，颤抖着送进一张电报单。

电报员对这只手看了几秒钟，终于有所领悟：“呀，缺第五个手指，没有小拇指。”他看那张电报单是这样写的：

“华沙，玛沙尔可夫大街，谢苗诺夫。任务完成一半，工程师离去，文件未能收到，等待指令。斯达西。”

电报员用红笔在华沙下面划了一条线。他站起身来，挡

住小窗口的光线，隔着铁栅栏审视那个打电报的人。这是个身躯高大的壮年汉子，面现病容，颜面黄灰、浮肿，黄色的胡子遮住了嘴。眼睑肿胀，两只眼睛藏在两道细缝之中。剃光的头上扣着一顶褐色无边丝绒帽。

“怎么啦？”他粗鲁地问。“给我发这封电报。”

“这封电报用的是密码，”电报员说。

“什么，什么密码？您在胡扯些什么！这是商业电报，您必须拍发。我给您看证明，我是属于波兰大使馆的人，您耽误了哪怕一分钟，也要负责。”

这个四指公民大发雷霆，双颊颤动，不是在说，而是在吼，不过他那只放在窗口柜台上的手继续不安地颤抖着。

“您瞧，公民，”电报员对他说道，“虽然您保证这封电报是商业性的，可是我说，它是政治性的，是密码。”

电报员冷笑了一声。脸色黄灰的先生气冲冲的，嗓门越来越大。此时这封电报已被另一个女郎暗中拿到另一张桌子上去，塞里卡坐在那里正审查着所有今天发出的电报。

他看了一眼那封电报单上的地址：“波兰，华沙”，便从隔壁走出，来到大厅。他站在这个气冲冲的发报人背后，向着电报员打了一个手势。电报员抽动了一下鼻子，不再谈波兰的政治了。他坐下来开收据。那个波兰人气哼哼地吐着气，两只脚交替地挪动着，把漆光锃亮的皮鞋弄得咣咣作响。塞里卡仔细地审视着这个人的两只大脚。他走到邮局大门口，向在那儿值勤的一名侦缉员点头示意：

“跟踪这个波兰人。”

昨天，在搜索时，警犬从白桦林中的别墅里把人引到克列斯塔夫卡河边，线索立即中断。很显然，凶手从这里坐上了小船。昨天没有弄到什么新材料。从各方面迹象来看，凶



手已安然藏身于列宁格勒市内。审查电报也没有发现什么。只有这最后看到的一封信，给华沙谢苗诺夫的，倒具有某种意义。

电报员把收据交给了这个波兰人，波兰人伸手到背心的口袋里取零钱。正在这时，一个眼睛黑黑的、蓄着一撮山羊胡子的漂亮男子，手里拿着一张电报单，急急忙忙走到小窗口前。他在等着前面的位置空出来。他冷漠、敌意地盯着这个气冲冲的波兰人的可观的大肚子。

随后塞里卡看见那个蓄着山羊胡子的人突然浑身震动了一下：他看见了那只四个指头的手，便立刻把眼光移到波兰人的脸上。

他俩的目光相遇了。波兰人不禁面颊下坠，肿眼大睁，混浊的目光里闪出惊惶的神色。他的颜面，宛若奇异的变色龙一般，变成了铅色。

此时塞里卡恍然大悟，他认出了站在波兰人面前的这个蓄着胡须的人，是克列斯塔夫卡河岸白桦林别墅里被杀者的同貌人……

波兰人发出一声嘶哑的惊叫，立即飞快地向出口处跑去。执勤的侦缉员，得到的是在远处跟踪此人的命令，便放他跑出门外，随后跟了出去。

被害者的同貌人站在窗口未动。他那两只冷漠的、带有黑圈的眼睛显露出惊异的神色。他耸了耸肩膀，当波兰人消失之后，他把电报单交给了电报员：

“巴黎，巴津奥尔林荫大道，留局待取，五百五十五号。立即开始分析，质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五月中旬寄来第一个邮件。彼·彼。”

“这份电报是关于科研工作的，我的一个同事正在研究它，他现在出差到巴黎无机化学研究所去了，”他对电报员说。